

漂着漂着， 我决定在这个地方生根

——一个“蓉漂”与成都的半生缘

□曾颖

我与成都的缘份，起于四岁那一年，那时，我的父亲所在的建筑公司正在修建成都电视台和省医院等建筑，我跟着父亲，从老家什邡来到成都。那时，这段70多公里的距离，需要三到四个小时才能够跨越。我永远记得自己用鞋盒子背着一只猫，来到省医院那个临河的红砖小院子，在吊脚楼厨房和炊事班的叔叔们打趣，在浣花溪河里游泳，在青羊宫里看灯会，在“芙蓉餐厅”里打牙祭。那时的成都，处处都能看到田，我经常走动的猛追湾和十二桥，还是荒凉的远郊。像所有的童年记忆一样，成都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阳光灿烂又依稀恍惚。

第二次与成都亲密接触，是我来成都打工，那一年我正好29岁，其时，我已在故乡历尽了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的纠结，心力交瘁地周折了多年，对人生和前途都抱以绝望的冷眼。我离开家乡到成都，与其说是一种主动的

自救，倒莫如说是无奈的逃离。那时，我的父亲早已从成都调回老家，而我因了童年时代对成都那份美好的念想，甩下工作和档案，来到成都，并且加入到如火如荼的建设中来。那时，我没想过我能在成都，能有一把钥匙打开一道门。那一年，猛追湾电视塔刚刚开始打地基，成都的许多东西，都像埋入地里的种子一样，看不到更远的前景和生机，但许多东西，却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酝酿，蠢蠢欲动。

之后几年，我辗转在成都的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杂志社求职谋生。在传媒第一线，切身感受到这个城市每天都在发生着的巨大变化。我看到雨后春笋般崛起的一排排崭新的城市，我看到春熙路由夜市逐渐转化成CBD，我看到“腐烂河”一天天变成锦江，我看到一环二环三环渐次建成，我看到环城的绿色湿地和生态圈的建成，我看到地铁从无到有从1号到18号线的建成，我

看到这座城市户口对外来人口的开放，我看到这个城市由凌乱到整齐，由沉寂到喧嚣……

我像一条鱼，见证了这片江水上涨汹涌成一片大海；我在这片大海里，也找到了自己的乐趣与幸福。我凭着自己的诚实劳动，或成为买了自己喜欢的房，并且给女儿和家人办到了户籍，让她享受到由此而来的高质量教育和生活配套资源。我身边，这样的朋友比比皆是，大家曾经都是背着空空的行囊，带着两眼不知所措的迷茫来到这里，然后各自散去，或成为知名策划人，或成为民营学校的办学人，或成为意气风发的企业家，或成为快乐的文化商人、艺术家。成都以其博大的胸怀，留我们住下，容我们发展，让我们身心愉快地成为新成都人。我们也以自己的才能和想象力，努力投入到这个城市浩大的发展中，为这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奉献着自己的能量。

转眼间，我在成都已生活了24年，这个时间段，是我人生最火热也最灿烂的时光。我见证和记忆过的成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曾经单薄的城市，正在以爆炸性的能量在疯狂扩展着。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在民众的积极呼应和参与下，成都正以天天翻新的姿态，让我们惊奇和刮

目相看。一座座以千亿甚至万亿产值为单位的园区拔地而起，一家家世界知名的企业步伐坚定地走来，一个个令人咋舌的纪录被打破，一条条令人振奋的信息都在传来成都正在变得更新更美的消息。

相比于“九天开出一成都”的历史成都，我更喜欢这个令我既感喜悦又感骄傲的崭新成都；相比于那个“锦官城外柏森森”的老成都，我更喜欢被九河九湖九湿地包围着的生态成都；相比于那泽被千秋造就天府之国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我更喜欢把成都变得更为美丽的现代环境和生态工程。我爱文君当垆的老成都，更爱万商来贺的国际化的新成都；我爱美茶美食悠哉游哉的烟火成都，更爱踏着时代节奏飞速发展着的活力成都。

成都之所以为成都，既因为这座城市两千多年来独特的精神和文化气质，又因为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和对创新的超强领悟能力。这座产生过世界最早纸币的城市，也是中国第一张股票的印刷地，这个看似淡定平和的城市里，每天都在发生着令人激动的创新和创业故事。这是张仪李冰杜甫的成都，更是来自四面八方建设者的成都。这里的天是包容的，这里的地是宽厚的，这里的人是亲善友好的，这里的草和树，是温暖亲切的。

这是一座古老的新城市，这是一个适宜梦想实现的好地方。作为生活在其中，并参与和见证了她成长的外来者，我在这里成长，并成为承前启后的建设者，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搭建着现实的桥梁。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对成都充满了期待和骄傲。

我爱成都逶迤千余年味悠长的“老”，更爱她生机勃勃机会无限的“新”。我爱绿意风情的乡村成都，更热爱生长着各种奇迹的国际化成都。在这片充满机遇的土地上，我们是幸运的后代，也注定是勤奋的前人。我们将把从祖先那里得来的那份光荣与梦想，发扬光大，我们将在成都长长的悠远历史中，写下21世纪浓墨重彩的一笔。

很庆幸，在1999年，我漂来了成都，并且决定在这里生根……

天下成都

Literature&Arts

锦水

08

成都日报

锦观



2023年12月5日
星期二

悦读

来风来信，惟有故乡

□战宇婷

九月，一个秋天的早晨，我慢慢翻开诗人葛筱强的诗集《秋风来信》。在这本书里，诗人以诗为信，记录了自己与草木星河，与先贤哲人之间的一场精神漫游与对话，这场漫游绕不开一个关键词——故乡。然而，正如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所说，故乡并不仅仅是一个地方，而是一段回忆，一首熟悉的曲子，一个理想的精神之乡。

如果非要给诗人的故乡赋予一个地点，那便是北方的科尔沁草原，羊群、牧人、白云、大雪、村庄，草木……一派大雪弥漫、草原辽阔的北方景象。虽然诗集叫《秋风来信》，但信中所写似乎是一场有关冬之故乡的预言。这幅图景，很难与梵高笔下色彩斑斓的田野联系在一起，而是更接近莫奈的冬日之景。如果诗歌是有声的，那么这部诗集的氛围是静，静谧、静默，即便是痛苦纠缠的思绪也被诗人折叠成优雅的姿态，更不用说如谜的草木与苍凉的草原。正如诗人在《白羊》中描绘的，“这一年冬天的大雪普降，日日/寒风如刀/在家乡的山冈/神布下的棋局一派茫茫”。诗人以冷与静，无限接近了万物本然的姿态——静谧不语，辽阔神秘。可是，诗人悲悯的目光却让草木星河发出无声之声。万物静谧不语，却在悄然对话，“北方的灯笼布满牧羊人，忧伤的眼神”，风雪中赶路牧羊人静默不语，却默默守护着群羊。在《河流》中，诗人目睹一只野鸭的朝生暮死，野鸭的喃喃低语却被河底的星光捕捉。

《秋风来信》一书中所呈现的，绝不仅是地域意义上的故乡，而是介于实存与想象之间，渐渐消逝与彻底遗忘之间的精神家园，或者说，诗人捕捉到了日常无法言明的乡愁。在海德格尔看来，家乡大地并非一块自然地点，而是有人居住的地方，人的劳作起居让沉默的大地敞开为人的世界，故乡有我们熟悉的一切。当熟悉的一切渐渐消逝，曾经坚固的意义和价值开始烟消云散，一个人虽然站在故乡的土地上，却成了大地上的异乡者。人最能感知到故乡的位置，恰恰是一个异乡者的位置。

诗人在多首诗中表达了故乡渐逝的悲情，其中最沉重的莫过于故土乡亲的渐失。最典型的是《白云飘过来了》。诗歌的开头原本是一片明亮、轻快的场景，一个白云飘来的慵懒午后，诗人将醒未醒，然后话锋一转，诗人写到，“白云飘过来/就是去年的落叶，重新/回到树枝上”，下句，这轻飘飘的白云幻化成了“一群穿着白花棉袄的亲人们踩着青草尖/一寸一寸逼近自己的故乡”，这些匆匆返回的亲人犹如去年的落叶重回树枝，他们并非实存而是早已亡故，这一叶落归根的场景只是诗人的想象。“兰牙依客土”则是诗眼，身着白花棉袄的亲人可能是客死他乡的旅人，却只有在死后才能如云飘回故乡，轻盈白云背后承载的悲伤达到了极点。这是双重的返回，从异乡到故乡，从彼岸到此岸，从生到死，每个人都成了异乡客。故乡熟悉之人的渐渐消逝，终究让诗人意识到，自己成了故乡上的异乡人。在诗歌结尾，这些沉重的乡愁如泣如诉，如雪降雨在诗人的心里，而返归故乡的羁旅之客“终于可以将自己骨髓里的疼痛/全部交付给更为辽远的天空”。诗人写故乡，是打捞日渐消逝的关于故乡人的记忆，而消失的人事在诗歌中重逢，成为诗人疗愈与修补自身的救赎。

白云如此之轻，但其背后承载的生之挣扎与离苦却如此沉重，轻与重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情感张力。诗人善于在轻盈的意象中折叠复杂而沉重的情感与哲思。比如大雪这一意象。大雪，原本是晶莹剔透反射微光的轻盈意象，在诗人这里，却往往与沉重的黑暗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大雪，有时仅仅是增添萧瑟寒冷之意的背景，有时则是“内在经验的游荡者，需要在无欲的悲歌中缓慢返乡”，这里的大雪，毋宁说是诗人追寻那永无抵临精神原乡的纷繁思绪，徘徊在大地与天空之间，黑暗与白昼之间，生命与死亡之间，抵达与返归之间，痛苦与神性之间，是将说没说不可言明之境地。由此，这一故乡已全然超脱地域与亲人，而是指向有关生之存在迷思的精神原乡，诗人的异乡者形象也变得显豁，所谓异乡的，在德语中意味着，往别处去，在前往……的途中，大雪在此成为大地上的异乡者对存在源头永恒追问的象征。

秋风来信，惟有故乡。诗人写故乡，是一片壮烈辽阔的北方景致，亦是打捞渐渐忘却的亲情记忆；诗人写故乡，是写当代异乡人的精神漂泊与流离，亦是追寻一个弥合了现实创痛与时代伤痛的理想精神家园。可以说，葛筱强这本厚厚的《秋风来信》，既是故乡之山川草木借由诗歌向诗人发出的召唤，也是诗人写给自己的救赎之信，更是诗人写给所有大地异乡者的存在之思。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教师）

诗歌

成都诗

□吕历

青羊宫外。推着蓝色童车的老人

秋日。正午。青羊宫外。
一个推着天蓝色童车的老人
站在草坪中间，突然发笑
复又敛住笑容，一脸肃然

童车是空的。一个两岁的女童
在草坪上和自己玩耍
像天使的化身。推着蓝色童车的老人
忽儿笑容满面，忽儿肃然起敬

青羊宫外。草坪那么绿
阳光那么亮，四周有那么多
窃窃私语的植物和游客
一个推着蓝色童车的老人
素面朝夭，垂直的阳光，在他
眼里，洒满了金星

像只欲化未化的蝴蝶
空空的童车，闪射出幽蓝的光芒
推着蓝色童车的老人
他为什么一脸灿烂，又一脸庄严
青羊宫外。时间欲化未化

湖畔咖啡馆

一把半透明的漏斗
插在成都市二环路东五段东湖边
热衷于高谈阔论，客人们对溶解的
黄金和崩溃的二维码倍感无奈
浓酽的唠叨
在咖啡馆内外，滴滴答答

四个中年妇女，买了三杯速溶咖啡
她们拈着几枚落红
叽叽喳喳，忙于各种摆拍
仿佛每按动一次快门
就可以删除一段无可救药的枯萎
在春寒料峭的午后

没有谁能抵抗命运的磨损
即便是时光倒流，春心荡漾

像一杯淡茶，我坐在她们身旁
虽然并不认识
但心里明白，都是同一颗太阳下的尘埃
轻和小，是彼此，共同的属性

夜成都

把星空一块一块割下来
嵌在地上，夜成都就是地上的天府
这个美丽一旦说破
仰望星空的人，定会垂下头来
说出内心的秘密：
语言是潜游血中的鱼群
比星辰更难饲养

夜成都，有无数灯火在暗中
钻孔，铆焊，焊接
建设黎明。太阳神鸟最早用鸣叫
开始劳动
寄居工地或亭子间的守夜人
正在梦里存款或赴宴
而梦回古代的人，看见李冰和杜甫
一个在山中筑堰
一个在水边赋诗

晨练者用左边的身体唤醒右边的身体
夜成都在第一班公交车的火花塞上
开始奔跑

芙蓉

金

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主视觉

摄影大赛



快乐的街舞大妈。青健 摄



《文明婚俗 新人新风》杜震 摄

地方

石笋与五块石

□林赶秋

有一个古老族群，起初住在峨峨岷山的石室之中，死了也不改其大石崇拜，而葬以石棺石椁。这，就是“不与外方同”的古蜀人。若干年后，他们从峰连岫接的川西高原移居水系纵横的川西平原，于是成都各处也留下了各种神秘的大石遗迹以及相关地名，如支机石与支矶石街、石笋街、五块石、天涯石街等等。为何会产生这种文化现象呢？这大概跟蜀族先祖卜居岷江上游时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因为那里多高山大石。

与明代“文章第一”的宋濂同时而稍后的某任夔州府官员何宇度撰有《益都谈资》一书，对成都的大石遗迹作了夹叙夹议的记载：“支机石在城西隅，即严真观，今以一亭覆之，高不盈丈，顽石，无他奇。晋张华《博物志》：有人居海上，乘槎到天河，得一石归，以问严君平。今蜀人相传即此。子美《石笋行》云，（石笋）在成都西门陌上。按《志》，有二株双蹲一南一北，南者高于北，以公孙时尝折也。今遍问故老，于西门外竟无有也，岂后又尽被折去耶？城南市名五块石，有大石五片叠垒其上，云石下有海眼，岂即石笋年久倾断置此乎？又云：五丁所置，下有海眼。”《石笋行》乃杜甫之诗，曰：“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古来相传是海

眼，苔藓蚀尽波涛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后来，陆游入蜀，对诗总觉得“恍惚难明论”的故事却深信不疑。他在《老学庵笔记》内如此记录：“成都石笋，其状与笋不类，乃累叠数石成之。所谓海眼，亦非妄。瑟瑟，至今有得之者。”瑟瑟者，绿珠也，绿色玻璃珠也。

同为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对这些瑟瑟的来历则作了比较理性的解释：“按《华阳记》：‘开明氏造七宝楼，以真珠结成帘。汉武帝时，蜀郡遭火，烧数千家，楼亦以烬，今人往往于砂土上获真珠。’又赵清献《蜀都故事》：‘石笋在衙西门外，二株双蹲云真珠楼基也。昔有胡人于此立寺，为大秦寺，其门楼十间，皆以真珠、翠、碧贯之为帘，后摧毁坠地，至今基脚在。每有大雨其前，后人多拾得真珠、瑟瑟、金、翠异物。’今谓石笋非为楼设，而楼之建适当石笋附近耳。盖大秦国多瑠琳、琅玕、明珠、夜光璧，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则此寺大秦国人所建也。杜田尝引《酉阳杂俎》谓‘蜀少城饰以金、璧、珠、翠，桓温怒其太多，焚之’之事为证，非也。”其实，所谓真珠、瑟瑟，应该均为大秦国（罗马）生产的“五色颇黎”（彩色玻璃）。根据吴氏的考证，石笋附近先后建有开明氏七宝楼、罗马人大秦寺，楼和寺皆挂设有珠帘，亦即用彩色玻璃珠

等物串成的帘子。后来楼寺摧毁而珠帘解散，这些珠子落入了土中，每当经过大雨冲刷，便会露出地面被人们拾得。

至于五块石，传说是五丁所置，其下也有海眼。言外之意，五丁拿五块石镇压海眼，正如李冰造五石犀以镇江。然而，何宇度却怀疑是石笋断成了五块。《益都谈资》对石笋与五丁、公孙述之关系的陈述大约脱胎自《华阳国志》：“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号曰笋里”；“成都县内有一方折石，围可六尺，长三丈许。去城北六十里曰毗桥，亦有一折石，亦如之，长老传言五丁士担士担也。公孙述时，武担石折”。综合《华阳国志》《益都谈资》所录，似又有传闻：石笋是古蜀王墓前标志之石或武担石（五丁的石扁担），后来公孙述割据益州称帝期间折断了其中之一。相较而言，何宇度的猜测多少还是有点道理的。

月落参横，斗转星移，千年以降，石笋、五块石虽然早已无处寻形迹，但它们所承载的诸多传说却因着一代接一代的“长老传言”而继续在天府大地流布，提醒今人和后世：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除了浓郁的烟火气息，还有瑰丽的神话气质。



《秋风来信》书影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